

# 拜年

丁文书

我印象最深的是八九岁时的拜年情景。大年初一早上吃完汤圆,我迫不及待地放下碗筷,穿着干净的衣服出去拜年。二叔家、六叔家、老太家……一家一户,挨个拜年。很快,不大的几个口袋就鼓鼓囊囊的了,没办法,只得跑回家清空口袋继续拜年。过了没几户,口袋又满了,再次回家。这一次干脆带上刚洗干净的黄色帆布书包继续上阵。到了堂二哥文龙家,我大声说:“二舅二嫂,给你们磕头啦!”文龙笑着说:“好,祝老四新年快乐,学习越来越好!”文龙上过学,肚子里有墨水。他说:“老四啊,兄弟之间说拜年就行了,对长辈才需说磕头的啊!”我似懂非懂,点点头,转过身就飞奔离开了。

我们庄子上有几十户人家,大伯家住的最远,离我家足有三四里的路程。即使很远,我也记得清清楚楚。说实话,倒不是真心诚意想给大伯大婶磕头拜年,主要是为了能得到几块饼干,或者是一把油炸的果子。

太阳挂得老高老高,我终于满载而归。回到家把

所有的战利品倒在了桌子上。呵,真的丰收了!大糕、果子、饼干、水果糖、花生、玉米花,几乎摆满了整个桌子。

我们兄妹五个,成家立业后就分居各处,加上工作繁忙,很少团聚。但每年的大年初二我们都会回到老家,一起给老母亲磕头拜年。老母亲已经九十多岁,每年春节都和二哥一家一起过年,于是,二哥家顺理成章成了圆心,吸引着我们一起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。一声声真诚地祝福,在那一座农家小院里回响盘旋。

现在,二哥二嫂都已经60多岁,每年为了一家人拜年的吃喝要忙上几天。兔年春节前,三哥突然和大家商量,兔年的大年初二他来东。兄弟姐妹回家,然后一起到集镇上的饭店进行团拜活动。尽管二哥二嫂竭力反对,但禁不住大家的劝说他们只好勉强答应了。

老家集镇上的饭店里,氛围温馨和谐。大哥提议,兄妹五人代表各个家庭轮流拜年,穿插在午餐中

间。三哥主办,自然第一个拜年:“今天是大年初二,我代表我们一家三口恭祝老母亲身体健康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!祝大哥、二哥、文兰和文书及你们全家身体好,工作好,生活好!”三哥话音刚落,午餐正式开始。十几分钟后,大哥开始拜年:“我首先祝老母亲身体好,心情好!祝兄弟姐妹生活舒心,子女称心,万事顺心!祝侄儿侄女工作愉快,事业蒸蒸日上!最后祝孙子孙女们学习进步,快乐成长!”大哥是作家,拜年祝福的话语也是层次分明,重点清晰。紧接着轮到了二哥、大姐和我。我们兄妹三人也分别给全家拜了年。拜年祝福的话语虽内容相近,但每一次都博得了家人们满堂的掌声和喝彩声。

酒香菜香熏红了家人们的笑脸。团拜接近尾声,大哥宣布:2024年春节团拜活动地点依旧,主办人是……

近了,近了,仿佛一眨眼的工夫,龙年的新春就要来了!

# 我家“年度关键字”

杉杉

饭桌上,我问女儿:“你的年度关键字是什么呢?”她答:“是‘顺’!”我说听着挺平常,有什么深意?她说:“我今年刚上初一,遇到很多困难,刚入学时也有很多焦虑,但都被我一克服了,还算顺心顺意;今年读英文报也从磕磕巴巴到流利顺畅地读下来,同学们都夸我语感好,这算不算顺利?”我一点头。她又说:“今年我不想做的事,在和爸爸多次沟通后,爸爸从倔强变得温顺,说出的话也比以前顺耳了。希望以后我们能顺畅地沟通吧!”她瞪了她一眼,接过话茬:“是吗?我倒希望你明年能再早些起床,每个上学的路口交通灯都是绿灯,这样你就一路顺行,不用天天在路上拼命催我了!”大笑之余,我们举起饮料杯,共祝新的一年能“顺风顺水顺财神”!

女儿说:“爸,你也说一个你的吧。”她爸摸着那鼓鼓的肚皮,说:“我的年度关键字是‘戒’!”“此话怎讲?”他答:“今年体检脂肪肝又严重了,烟抽多了,肺也不太好了,胃偶尔还隐隐作痛,医生说让我‘戒’烟、‘戒’酒,饮食少荤多素;每次去店里买衣服,遇到好看的款,肩宽合适的包不住肚皮,肚皮合适的又不显身段,太为难了,想当年我是多帅气清瘦的小伙啊!”女儿笑得“咯咯”,说:“爸,你不仅要‘戒’烟、‘戒’酒,还要多动。你下班回来,天天盯着我的作业,都没有时间照顾自己。”说着,给她爸夹了

一块涮羊肉:“爸,你先吃饱了再减肥吧。至于你说的那些戒,都要慢慢来,急不得。”看着他们俩的互动,虽说平时常有斗嘴吵闹,此刻倒是温馨不少。

接下来,我倒了一杯橙汁,悠悠地说了一句,我觉得我今年的关键字是“勇”。“我从去年开始,就关注写作这一块,但一直是自己看书摸索,不敢实际尝试。看朋友圈有人在纸媒发表常常羡慕又迷茫。后来,终于遇到一位良师指导,才写出一篇篇佳作。今年我一直在默默耕耘,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践行自己的梦想,我觉得自己很勇敢。”说到这里,我又谈起在书写路上遇到的很多负面声音,比如:“挣那点稿费又不能糊口,要面对现实去生活”“写作需要天赋,这行饭不好吃”,我发现自己在日积月累下,拥有了直面困难的“勇气”,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。“在新的一年里,我希望自己能勇于扩大舒适区,在现实与理想中寻求平衡,遇到困难奋勇向前,越挫越勇!”先生听我说完,激动地端起杯子,号召女儿:“来,为我们家出了你妈这位勇士干一杯”!

我们在总结中进行了展望,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期待。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讨论会,我们一致同意以后每年年底都开展这样的温馨会谈。



魁星赐福 鲍古风 作

# 年味

李从斌

在孩子们的心中,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欢乐和喜庆,过年就意味着能穿新衣、放鞭炮、吃喝玩乐,不亦乐乎。

离开家乡多年,童年的伙伴现已为人父人母,当年满头乌黑头发的父母现已双鬓斑白。不见时却时时期盼,见到时又不知如何开口,喊声爸妈,相顾无言,泪如雨下。心里的喜悦与泪水交织在一起,品尝起来,年味是那么的馨香!记忆中的过年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是那么的清晰,那么的优美。

如今,过年的期盼不再是一顿饺子,一件新衣了,更主要的是要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。过年了,和家人一起唠唠家常,是过年永恒不变的主题。

我的母亲常常说:最怕过年了。长大之后我理解了母亲所说的苦衷:过年了不给人家置办新衣,总觉得没法给年交代;过年了,不给人家做一顿像样的饭菜,总觉得愧对亲人,可是,这些都需要钱,没有钱,似乎一切都不能兑现。于是,平日里我们家提倡勤俭持家,而在过年的时候,父母总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来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年,是母亲把所有的希望和祝福都包进饺子,煮成一锅又一锅热气腾腾的美味,在我们开心地狼吞虎咽中,母亲笑得比我们更开心。原来,我们的欢喜是母亲的恩典。有妈真好!这福气,温暖了我一辈子。

除夕,家家大门上贴上红春联,挂起红灯笼,增添了节日喜庆热闹的气氛。家家赶做团圆饭,各种鸡鸭鱼肉都端上饭桌,亲人欢聚一堂,笑语盈盈,饮酒叙谈,热热闹闹吃团圆饭,温馨幸福的感觉溢满了每个人的心头。吃完饭大家便准备欣赏春节联欢晚会。三十晚上,家家都会烧一炉旺旺的木炭火,大伙儿围在一起,嗑着瓜子、嚼着苞谷花,欣赏精彩的节目,不时传来欢乐的笑声和小孩的嬉闹声,时到零点,爆竹齐鸣,烟花燃放,老的少的满脸欢喜,除去旧岁,迎来新的一年。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噼啪声中,我们几个孩子齐声吟诵王安石的《元日》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;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小孩子们给长辈送上祝福语,长辈分发给小孩子们压岁钱,通常是五毛或是一块的。我们喜得合不拢嘴。

我们渐渐地长大,由一个活泼淘气的孩子变成彬彬有礼的少年,在岁月流转中又变成了深沉稳重的中年。我们过年不会再像从前一样在一起玩鞭炮;不会再像从前一样在一起偷吃食物;也不会再像从前一样在一起无忧无虑嬉笑打闹了。年,像淡烟,又像远山的晴岚,我们握不着,也看不到,但它走来的时候,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地一拂,我们就知道,年又来了。

一家人亲热地围坐在一起,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。全家人共享天伦,这是何等的幸福。让我们借此机会举杯,祝福长辈们健康长寿,福如东海;祝福兄弟姐妹们工作顺利,马到成功;祝福孩子们学习进步,快乐成长。



朱海澄 书

# 果盘里的新年

朱辉

回忆童年,老婆总说穷怕了,连话梅都没吃过。对此我予以了纠正,这可不赖穷。她的童年处于80年代,那时候即便“万元户”在武汉也很难买到话梅,许多人甚至没见过。我们想吃,都得托去上海出差的亲戚带。那时在武汉能够买到类似话梅的零食只有三种:“树皮”(杨桃制成)、“鼻屎”(盐津枣)和山楂片,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,多了一样果丹皮。相比之下,果丹皮算是最好吃的,却也不如话梅。

上世纪80年代有一点和如今一样,过年时每家每户的桌上都会放一些果盘。除了瓜子、花生,便是“四大金刚”——翻饺、京果、云片糕、麻糖。其中京果似乎是“四大”之首,“出镜率”最高。

京果怎么看都是很土的零食,何以能挂上“京”字招牌?我曾百思不解,好在后来有了网络,一搜索知道了它是清朝时期的贡品,可能当时的皇上爱吃。京果是糯米油炸而成的点心,有三个主要品种。大京果形似饱满的大花生,外面包裹雪白糖霜,俗称“银包金”。小京果形状与之相似,口感更脆,俗称“金裹银”。最常见的是酥京果,形似鸽蛋,甜得腻人。除了摆在桌上待客,京果、麻糖还被包装进礼品盒,过年时被人提着走亲访友。这样的礼盒体积大、重量轻、价值密度低,很适合当时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。记得那

时有些亲戚到我家拜年,每每在楼下大喊大叫,母亲到阳台上答应。这一唱一和,周围邻居们都看清了亲戚手里提着的硕大礼盒,面子就有了。

随着经济发展,如今拜年早已不再追求礼盒的视觉冲击力,真正爱嚼噎的人,往往会送体积小、价值密度高的礼品。这种改变自然也体现在果盘上,如今即便市郊人家,过年果盘里都鲜见麻糖、京果、云片糕,取而代之的是巧克力糖、蜜饯、开心果……至于话梅,早已成为90后、00后年轻人的热门零食,过年时销量更低不了。本地还诞生了一家名牌企业,出品的话梅、桃板、酱芒果……似乎比上海货更走俏。

最近三四十年来,每个家庭都发生着巨大的改变。比如我们从上海移居而来,年夜饭从最初死守上海风格,渐渐已经演变为湖北菜为主,兼有一点江浙、湖南味道。这种改变源于家庭成员走南闯北,带回了各自认为好吃的做法,怎么好吃怎么做,最后成就了一桌海纳百川的年夜饭。我们并不觉得这样就忘了本,过日子就得务实,最好还能有点创新。

过年时果盘里的内容肯定还会有变化。这是必须的,新年如果不出新,老是年复一年一模一样,那还叫什么新年!



蒋春明 书



河下街道办和河下诗词楹联协会开展迎龙年写福送春联活动。赵日起 何清 摄

# 春节来了(组诗)

季川

备年货	多么喜庆的红灯笼啊
把过年的必需品都采购回来吧 把藏不住的好心情都采购回来吧	写春联 写山写水写风光 写江山如此锦绣 写梦想写期盼 写春天的脚步近在咫尺 写人寿年丰 写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吧
大扫除	过年好
点点滴滴,边边角角 请扫除一年落下的灰尘吧 还有一年中的不顺与困境 窗明几净地迎接新年	互道一声:“过年好”吧 踏雪赏梅觅春意 互道一声:“过年好”吧 围炉茶话叙新年
红灯笼	
像一团火,它可以悬挂 像一盏灯,风也吹不灭	

# 儿时的春节

王忠珍

2024年2月,我将度过81个春节。依我回顾,农村农民至少我的家乡车桥镇高舍村农民幸福指数最高的春节,当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春节,其时虽无“春晚”,也无电视看,且没有摆脱贫困,但农民总是带着极其欢愉的神情,迎接春节。

丰衣足食并不代表人人都会感觉到幸福,而长期处于黑暗中人突然走向光明,那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“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”,几千年封建社会,20多年民国政府都剥夺了农民基本生活要素——土地。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权1948年在淮安实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,每人分得二亩地。用老百姓的话说:“民主”政府来了,拨开乌云见晴天。”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农民心目中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救星。农民经过多年的动乱、灾荒的苦难日子,终于过上太平日子。那种精神上的欢愉溢于言表,欢乐的神情全面冲淡了贫穷的阴影。

春节到了,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两个月。一进腊月门,家家户户都在“忙年”。依稀记得当年许多“顺口溜”:二十四送灶爷,二十五做豆腐,二十六磨小麦、二十七别着急……大年初一拱拱手,陈年的款子未到手”。家人添点新衣、鞋、帽。清理住房内外环境卫生,而且必在腊月二十四日“送灶”前,“扫尘(尘)”。吃物上百分之百自产自销品种。蒸馒头,淌水糕,压方糕,炒米,搓汤圆,晒干腌制的鸡、鸭、鹅、鱼、肉。从1954年到1957年这几年,农民日子最舒坦,过年村上近五成人家腊月杀猪过年食用。一般一头猪要养八九个月,养猪喂粮糠,野菜,泔水等,绝无任何“配方饲料”,那猪肉扑鼻香。农民有了田,心中踏实,干活有劲头,日子有奔头。过春节时口号是:“正月里过年,二月里赌钱,三月里理播种田”,“过了正月半,‘家伙’(盛食物器具)才空一半”,全是实情。春节时所谓赌钱,男的不过打扑克,其时叫“打夯”,按点子大吃小,王最大。一场下来,输赢至多四五元。妇女玩纸牌:俗称“八十四”,输赢只有二三毛钱左右。

一进腊月门,大人就嘱咐家中小孩,禁说若干话,禁做若干事。从头一年的腊月到第二年的正月两个月里禁说的忌讳语如:某样食物吃光了,不能说“光了”“完了”“没了”等字眼,而只能说“满了”。打碎碗碟,寓意新年不顺心,但有老人随口用“碎碎(岁岁)平安”4字破解。加工年夜饭食品,如蒸馒头、压方糕、磨小麦、春米等,劳作时间再长、再累,不准抱怨说:“还没做完啦?”“还有多少?”等类不吉利的活,而只能以笑脸维持耐心默默劳作。那年头农村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状态,没有任何机械加工粮食设备,如吃米用碓春,吃面用石磨子磨。好在那时各家也只能有二三十斤小麦而已,一亩我们家不长小麦,只长水稻。仅仅是圩头上长些,或到亲戚家以粮换粮来的,数量多不起来。二则小麦面在那时是高档食品,农民舍不得吃。蒸的馒头,麦面仅仅是皮儿,而主要用的白菜、萝卜等馅儿包,那馅心儿鼓鼓的。吃馒头,是让你吃馅儿,不是叫你品尝麦面。糯米面比小麦面更贵了。秋后,再穷的人家总要泥瓮子装几十斤糯稻留着过年做汤圆子吃。稍为富实的人家正月十五和二月二也可吃到汤圆。一般人家这两天也不吃汤圆子,只有在正月里来贵客可用汤圆招待。如儿子谈对象,女儿找婆家时,媒人或新亲上门吃汤圆,它是“圆子”,预示事情圆满。

总之,春节前后忌讳五花八门,事实上,大人们也明明知道,不可能让孩子不说有违大人意愿的话,因而家家户户春节贴对联时,首先要写一个“童言无忌”红纸条贴在锅灶前灶神爷像下面。我家人口多,劳力强,自耕自种,又养鸭子又种田,年年过年杀猪,小日子确实过得舒心。

一到春节,便是大人和孩子们的天堂之日,没电视看,但人们精神是饱满而充实的。小孩整天活蹦乱跳,大人喜滋滋,乐融融的,脸上绽放着春色。那热气腾腾的除夕夜,欢天喜地年初一的拜年活动,初一至初五,快乐的文娱表演节目,许多美不胜收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。